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宋萬弑閔公

莊公十二年

陞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遯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爲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誚謔浪以盡其懽慷慨歌呼出肺腑相

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
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靳侮之者
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
之怨至於見弑何也袒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
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斮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
漢高帝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
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
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
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

一世也無鼓舞豪傑之術拘則爲公孫述縱則爲宋
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鼓舞豪
傑之術其至矣乎曰未也術必有時而窮高帝嫚侮
之患卒見於暮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
叔孫通之儀也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
見其所謂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
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
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
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獸僕馬衣

裳室家婚媾曲盡人情呢呢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
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
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
詩曉之

息嬀過蔡

莊公十年

○楚滅息入蔡

莊公十四年

子元

振萬

莊公二十八年

鬬班殺子元

莊公三十一年

陳夏

徵舒殺靈公

宣公十年

申公巫臣聘夏姬

成公二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成公十年

叔向取申

公巫臣氏

昭公二十八年

一息媯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
色者禍之首也吾嘗攷息媯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
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感焉譽女之色者必
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嘗傾
人之城嘗傾人之國世必指爲不祥之人矣必畏而
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及
焉在士則爲醜名在女則爲美名如息媯夏姬亡人
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隨前舟溺
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

以巫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
既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
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尙能棄平日
之所甚重者猶傲睨況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
致命以礪質爲枕席以鼎鑊爲池沼固無足怪世之
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爲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感也抑
吾又有所深感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反納夏姬
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險
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共王則曰其

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爲
險共王獨以爲忠何耶共王之心以謂因彼僞言成
吾眞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
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
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冰解凍釋蕩然不
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葑菲何恤下體但
薦蘋藻何嫌澗濱吾能納規諫則爲君之責塞矣其
誠其僞其狂其訐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
於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

於眾舜之取諸人以爲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心之取舍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竊笑楚國受吾之欺而夏姬爲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也共王之在楚亦必竊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攷之於傳巫臣以陽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卽位之三年也共王生十年而卽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爲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

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
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
制召怨生敵爲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
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典謨
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寶之以爲元龜蓋天欲以
是寶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盍亦
曰共王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莊公十四年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

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止無宰嚭則越不能亡吳無郭開則秦不能亡趙無鄭譚劉昉則隋不能亡周無裴樞柳燦則梁不能亡唐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爲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爲惡者惟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王祥之於司馬馮道之於五季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

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爲大曰中立之罪爲大
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
卽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讎敵者資之以
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何者以其叛君而
趨我也君且叛之而況於人乎今日爲我所誘而叛
君安知他日不爲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
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瑕叛子儀
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爲
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躒儀突之

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助人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爲人所愛亦不爲人所憎固可以獨全於艱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爲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爲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爲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

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
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
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興廢時有
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
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
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
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莊公十八年

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

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爲官守帑者吏也爲國守邊者將也爲天守名分者君也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象犀金縉之富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名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

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爲已
物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虢公晉侯之來朝惠王謂
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
是等其玉與馬之數不爲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
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爲私惠何以繼天
而子元元乎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
假王之禮惠王旣假晉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
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
遽敢爾耶剝廬則及牀剝牀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